纂評唐宋八大家文讀本

石村貞一纂評

卷二

PL
2619
S5
1878
v.2

LIBRARY
OCT 13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周末楊墨行、晉末老莊行、唐末佛教行、明末陸王行、皆天下治亂之所係、此豪傑之士、所以憤歎而大息也、公此書尤見其學問氣魄、

此亦小原道、翻覆變幻、昌黎書當以此爲第一、

先一句辨妄傳、次叙其事實、以見其妄傳、

以理自勝四字、挿

纂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魏源默深批選

日本 石村貞一纂評

韓 愈退之著

與孟尚書書 名簡字幾道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

晴、應前識道理、雖
不盡解云云、又應
前聽明、
山陽云、引孔子語、
然後入自己議論、
意味乃長、下引詩
傳又同、無此文字
便直了、直則淺矣、
淇園云、上文兼言
殃慶、乃覺下聖人
之道四字、加倍光
彩、
長野豊山云、詩傳
分粘上下禍福、
山陽云、且彼佛者、

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不妄許）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
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
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
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
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
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各自以其類至何有去
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
詩不云乎（儲云貼上）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儲云引下）不為威惕不
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
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
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明快公大聲疾呼如此）

果何人哉、一喝喚醒醉夢人、如劍法中高揮一刀、眩倒敵眼、
淇園云、非可誣與天地神祇應、其間、與昭布森列應、
豐山云、結束何等氣寬、何等力量、
山陽云、而信奉之亦且惑矣、而字一轉便結、筆力恣甚、
又云、引孟子楊子雲、即上文引孔語詩傳、同一法、本意借此以形己之辯

○而○宋○入○猶○謂○惑○於○大○顛○禍○福○之○說○謬○矣○
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一○語○提○起○
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闢○下○半○篇○眞○大○起○大○落之文
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未及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文帝時、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

佛耳、評者以為論孟子、何啻痴人説夢、

又云十亡二三云、云、此主、下空言云云、此客、

淇園云、而莫之禁、四字甚妙、蓋為孟子辭闢先取之地位、

介軒云、空言無施、抑一筆、然賴其言、揚一筆、其大經大法云云再抑一筆、

豊山云、而已二字、揚尾已帶抑意、巧妙奇絶、

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如申公夏侯氏毛韓之屬）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倒勒）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忽揚忽抑）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忽抑忽揚筆下有生龍活虎氣太史公後不多見此）其大經大法、（種文）皆亡滅而不救、壞亂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

淇園云、不救不收、尚帶莫之禁之餘勢、
豊山云、漢氏以來、以下一轉、回應三段起句、此處分段者非、
山陽云、抑孟是實、揚孟是虚、竟歸於自揚、筆力横恣、眼無一人、
又云、前面論孟子處、皆為孟尚書書外事、不甚相干渉、至此以韓愈孟子對綰、乃打成一片、末

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

（挽千迴百折、只以一氣行之）
（下半一句提起、一句收）

愈再拜

謝疊山曰、聖賢立言與庸衆人異、貶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貶之、其辱不可當、褒一人不必多

又著安得因一推折云云一句收歸本意、有此絶大筆力、所以為昌黎、其實自史遷答任少卿書得法來也、
豊山云上數語悲憤、故忽雖然一轉、文意皆振、
鑾江評行文彼此推移布置得宜、而不相漏、其間信有生龍活虎不可摸捉之妙、
武曹云、前半言佛氏本不能為人禍

言。只一字一句褒之。其榮不可當。孔子褒管仲只四句。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孟子學孔子者也。褒百里奚只三句。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如是乎。韓文公學孔孟者也。褒孟子初只兩句。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終只兩句。向無孟子。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正與孔子褒管仲之語同。歐陽公作蘇老泉墓誌云。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公父子一日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之文章遂擅天下。亦得褒奬法。
此文乃原道根柢。以道字為骨子。上半言不因貶

福、何故崇信其法、以求福利、後半言已欲排佛氏使聖道由已而傳、雖滅死大禍、猶有所不畏、豈有因貶謫小小禍患、遽崇信其法、以求福利、

後信奉佛法以求福利答來書少信奉釋氏句下半大明所以闢佛之故要於明道熟讀此等文增長識見亦增長筆力。

氣味古雅、入西漢、不假雕斷、同人云、雄而厚、集中第一乘文字、山陽云、明王李語意、每慕此類、而故意出之、故易生人厭、韓公腹富古言、隨口吐屬、自然縟釆、所謂含英咀華、作爲文章也、

○與鄂州柳中丞書

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道軍、討吳元濟、二月、命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援安州刺史李聽、併力、公綽曰、朝廷以我書生不知兵耶、即奏請自行、許之、

淮右殘孽（吳元濟）、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極寫武夫之驕悍）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正襯出書生之有用）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

於中而大作於外（正與武人相反）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戰鬭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愼誡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文獨爲書生吐氣時諸將無功韓公因論淮西事宜爲執事所疾故於此書中暢言之○次年公綽爲京兆尹杖殺神策軍將帝謂左右曰此人朕亦畏之則當日將兵之略嚴明可知

論兵機宜、更勝前篇、
山陽云、筆態如風雨驟至、所謂突陣法、用之起手、更妙、
杜子美兵車行起處類此、
帝曰、談兵事文、與氣勃發、西漢晁錯、趙充國、每以此擅長、斯文近之、
又云、唐書柳公綽傳、爲鄂岳觀察使、時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卒五千、隷安州刺史李聽、公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敝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喣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蹙縮、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閤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

（光蔡）
（西漢文氣、又絶無摹擬之跡）
（董重質爲吳元濟謀主）

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耶、即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毎戰輒克、
同人云、頓挫雄渾、
山陽云、一轉不使讀者覺其轉妙、
又云、末一段、別為他區畫處置、書牘之体、與議論異於此等可見、

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眞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遠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克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徼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

同人評、前半申説前書、又是一種氣燄、○徵兵不若召募、自是當日事宜、後世未可一槩論也、

武曹云、前半篇只就前書之意、而拓充之、而使其辭加贍、氣加厚、後半篇、則言遠徵軍士之不如召募土人、

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以一人可抵數人故）閤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度）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幸甚、不宣、

雄深雅健、弘我漢京、末以召募勝於徵兵、欲其甲兵足用、以圖進取、此韓公經濟上、淮西事宜已見此意、而此篇又切實言之、

魏默深云、論淮西事宜狀中已見此意、然不如此篇之詳明、

孟韓莫逆、故其情懇、

同人云、己之所處、足使東野悲、東野之道、又使己悲、惟共老江湖、則不悲而樂且幸矣、韓孟賢而不遇、故其書如此、讀之令人流涕、

山陽云、得一孟東野、以為知己、殷殷至此、公同時無知公者、可知矣、

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為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

逆調　同塵意　老子和光　張建封

因被留以職事黙黙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

只澹澹一二語傳出深情篇中三樂字一悲字一幸字天然關照

此篇無甚變化只是直敘吐露情實無小隱蔽但其磊落之氣乃公本色山陽云文以氣爲主其為人有氣文雖不甚工而可誦也苟無氣雖工不足觀如相如揚雄是耳昌黎之可貴在於氣而文之工次之

伏下小得大得張本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顚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丈夫二字眼目）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

同人云、歷敘顛末、摠見應舉一事省得甚輕、生平本領全不在此、

下玉未嘗獻、張本、

爲謂誤、

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文苑英華所載之）顏忸怩（文少磊落出羣者）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爲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

山陽云、公毎毎稱許相如揚雄、與孟子竝、使史遷靈均有知、猶愧與同伍、況於子輿氏乎、抑稱莊周屈原賈誼司馬遷劉向則可、

說破所以求仕之故、應上、

自叙畢、然後把崔言辨折、

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
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
（鬱頓挫借五子以自況也）
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
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
（一轉倍有精神）
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
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
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
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
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
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竢
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且無

至是又說後來轉身處即上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者乃公之玉是已
再把崔言辨折是結法

使勍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畊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

立功朝廷與塞下或立言以垂
不朽乃見文夫本領
立功立言兩意並行而注意又在後段

同人評、極失意時、極得意文、余竊謂司馬報任文中絶調、越數百年、惟公此書、足以抗之、馬悲韓豪、憤則均耳、

再刖之刑。信何如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制科不遇。不得以獻玉刖足比能宏濟時艱著書垂後。丈夫本領。故自在也。胸中鬱律借此書傾吐。讀去疑有風霆繞其筆端。○當時善進士者安在。而公名與日月並光。人之所重果在科名耶

論道者原道、論文者此篇、唯二篇、可以盡韓、

此篇平穩、不作變化奇幻、亦不必分片段、挨次而進、如累珠然、亦韓文中希覯者、

是總論、實為格言、武曹云、呂氏蒙訓曰、韓退之答李翊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為文養氣妙處、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

此下叙其階級凡五層文章妙訣山陽云是中古以來獨韓公能獨見獨論後來明李何一蹈襲之王李再蹈襲之終為常談矣

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

同人云、一生所有、傾囊而出、是養之效、

沈曰、作文根柢則云、約六經之旨、而成文、作文神境則云、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評韓文者、不能外此矣、

帝曰、好學深思、讀書養氣、昌黎一生得力、略盡此篇、說文章之道、畢乃言其鄭重之意、

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與前養其根一段關照）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千古行文之樂為公指出）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下蜿蜒屈曲不可捉摸）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之人、（此世俗之學）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見古文之不重於今）（無限感慨）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

同人評、以二十年博千古、誰不願然、卒罕能然、夫有以奪之也、故曰、無誘於勢利、又曰、念生之言不志乎利、此讀書著文第一關、唐荊川曰、此文當看抑揚轉換處、纍纍然如貫珠、其此文之謂乎、

利聊相爲言之。以古之立言爲期。自道甘苦而終之以養氣究之所以養氣者行乎仁義之途游乎詩書之源與孟子所云養氣異而未嘗不同也。後蘇明允上歐陽公書末段全學此處而生平得力又自各別。

韓文公教人作文、大意要自樹立不尋常、不取悦於今世、所謂能自樹立、不自循常等、即公本來面目、師古而連本直出、生物不化、師今而拾人餘唾、片心作奴、予之所痛恨、以爲奴材、雖擧世尊之、而不爲驚者也、韓公其先得我心矣、

已下正闡上意、

○○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擧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擧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

帝曰、於撲茂中、獨見風骨、

同人評曰、是曰異、曰能、篇中眼目、意實相聯、蓋尋常之徒、與世浮沈、習熟見聞者、必不是是

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

（引証總不及賈董何也）

（古聖賢人爲法）

（取前意又申言之）

（所得在此）

者、必其異者也、異、然後可謂之能、後人論文、求能者不惟其是、而求是者、至與異為仇、此庸妄所由接迹歟、李光地曰、宋人謂程伊川、三代以下凡事必求其是者、伊川一人已、伊川之門上蔡謝氏、則以求是二字為窮理之要、今此篇以是論文、噫此其所以獨出於是處歟、

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嘗從遊於賢尊給事（劉伯芻、公之）既辱厚賜（前輩）。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

愈白。

儲同人云。答劉正夫。是作文要旨。答李翊。是用功節奏。二書闕一不可。

師古聖賢人。師其意。惟其是。三層。即是立異。立異即是能自樹立者。作文要領拈出示人。不似後人但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也。○不師古聖賢人。雷同勦說而已。如何立異。如何能自樹立。近人將師古與立異看作兩層。所以詭幻百出。文品日下。

同人云、欲以云云
一句、已破其壘、

答呂毉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
子欲以（破其立論之非）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
無孔子不（不讓）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
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
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
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
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
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
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
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

同人云、抑極忽揚、氣燄倍熾、

山陽云、少安無躁四字、當遣老伏光範門上書時宰相、何不以此對之、

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筆勢如截奔馬）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眞僕所汲汲求者、（即此見趨死不顧利害本領）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

汪武曹云、唐承晉魏之後、六經晦塞、昌黎思掃其榛蕪、務張而明之、旁搜遠紹、孤而無鄰、故每以顏子得聖人爲依歸、則簞瓢自樂爲易易、深悲己之不得所依歸也、其經生如殷侑輩、勤勤請問、辭氣

加敬。遇山野之士。必設問以觀其成熟與否。益可見求其友生。以爲錯攻玉。平生殆無往不然歟。設與程朱生同時。則其所造詣必更有進。且其與張籍書所云。請待五六十。然後爲書者。究亦未及作也。其胸中所澑流落人間者。泰山一豪芒。亦可概矣。若其裁山人之狂簡。渴益友之直諒。聲出金石。胸羅羲娥。又磊落而英多哉。

或擒或縱。末段即以責已者。卜其立朝氣節。眼界不同。總欲裁山人之狂簡而進以道也。

文婉曲感慨盧郎中當爲刺心推轂矣、

同人云、知字作骨、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郎中名虔。侯喜字叔起。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掩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携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迍邅坎坷。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閤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

古人

用心○光明正大如是

又云、一知字綰結、余讀韓公所論知己難遇處、爽然不知涕之何從也、

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空中設色）、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知此耳（淋漓悲壯）、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所謂）或曰、接膝而不相知（同居離心、一室千里）、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已上皆賀以酒之詞）、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總收）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

獻於左右焉謹狀

薦侯生耳偏寫出知己之感古今所難若不專爲侯生起見最有地步

按昌黎序事、絶不類史遷、亦不學史遷、自勒一家矣、帝曰、光偉其氣、凛落其辭、而出以情思、故爾超絶、
武曹云、嶺南七十州、分為五府、何以嶺南帥得人、而一邊盡治、及于外國、起處提清、嶺南為大府、有大事諮而後行、乃其布置極高處、
次言其難治、四轉錯綜、内夷一、不得

送鄭尚書序　名權字復常

提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

以上体統之尊

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

以下責任之重

入二、句法字法、錯綜變化、

海多洲島颶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作意造句）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踈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憐其無）兒子至紛不可治（知也）乃草薙而禽獮之（造句）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眞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括山海經）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于他鎭（收卷上無數文字恰）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

總結四轉、終言鄭才行、以應上、

嶺南官、多以貪敗、故引此、

祝其歸、亦為嶺南在極遠也、

同人評、雄文大手筆、此氣局自公而開、其實亦本太史公神髓、但洗盡面

可畏信者〔起下鄭公〕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鎭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虚句〕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稱其廉〕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以勵之語不在多〕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蔡聞之云首叙其權之大足以有為次叙關係之重勉以處置之宜在言外末規其廉祝其成政而

孔耳、
武曹云、高古奇麗、自是公傑作、尤須看其結構之精、若徒愛其字句、謂集中惟鄆堂悉敵、則猶皮相也、
又云、題前寫頌詞、末只就韻必以來字、將政成二字收拾前文、手法高絶、

來筆極雅。
古奥錯綜。法度亦極嚴整。○鄭權因鄭注通王守澄以得節鎮。非清節者。文中以廉風之稱其仁而不富。卽岑參送人南海作尉謂此鄉多寶玉愼勿厭清貧也。立言之妙如此。

通篇止述往時問答之言、是為變調、武曹云、通篇以劉司徒為主、却在李相國口中發出、用客發揮主人、更有波瀾、此處只泛說司徒之賢、凡天使至、必執禮甚恭、而繼之以數窮六十、其將復平云々一段意自成文、然必不能如此之情致矣、如畫、議論似左傳、年下脫矣字、

送幽州李端公序

端公侍御也、名益、時為幽州節度使劉濟從事、歸壽其親、公作序送之

元年、今相國李公（名藩）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節度使劉濟）之賢、曰、其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德宗崩告哀之詔）、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已上皆李公述劉濟之賢）愈曰、國家失太平、于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地支）相配、數窮六十（貞下又起元之意）、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祿山亂始此）、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

此結前生後、

終入端公、

同人評、立言必有裨天下國家、始合詩書之旨、人愛其奇、吾服其正、

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焉為上言、元年之言、始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此處纔點出端公奉使而來）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欲劉公聞之）

憲宗五年、劉濟自將以擊王承宗、其無背朝廷可知也、濟果能率先奉職、是濟之忠、端公能佐之、是端公之忠、說到亂極當治之時、見機會尤不可知、

此文章立意最高處、

通篇止叙事、以天命發端、得体、山陽云、全篇極力莊重、中間寫世人醜態、極醜褻、是反映法、又云、起句可亞淮西碑、南海廟碑、於唐最親、不待治、奉職尤謹、不待就法度、最字要就從來說、尤字則就現在言、介軒云、應詔出使、且張大其行色、何等光彩、

○送殷員外序 殷侑、陳州人、素通經術、元和八年使回鶻、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大小、（莊重得體）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錢、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惆悵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

又云、只將俗情發出大議、
沈曰、三省、中書令、尚書令、侍中之政事堂也、當宿曰入直、
言面二字分貼前二項、
丞相以子應詔上不通經、皆顧前、
同人評、以通經爲骨、典謨風雅兼有之、何曾學班掾也、
武曹云、昌黎此論甚善、蓋古今人係戀家室、至于墮壞名節者、不可勝數也、筆力亦緊健、
又云、小處發議論、切中人情、

休、令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眞知（公弛日折王）
輕重大丈夫哉（庭湊本領已見於此）丞相以子應詔、眞誠知人士不通經（取懸）
果不足用（有力）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通知時事、自然知輕重、而總由於學有經術、立言
有體。正使爲宗正少卿李孝誠、般佑其副也、是
役佑以言折可汗無禮、虜憚其言、可謂不辱君命。

韓文之極森嚴者、全篇叙事而可以當議論、山陽云、通篇借人口叙出、分六段、三月字見求賢之急、賢者字、緊要、第二段、借薦者詞、以形其賢、句法参差錯綜、五譬用三若字、二也字、可玩、上段行文嶮巇、到此却平坦、問辞緊貼前答辞、

送石處士序 名洪、字濬川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重胤）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描寫生色）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王承宗叛、我師討之、恆州名）、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

私於家、是當時藩鎭通弊、求先生之廬、問道所由、可見無黃緣之弊、不告妻子、不謀朋友、宵則云云、晨則云云、上應不應、下應決去就、況曰、與勸之仕不應相反、非前後不相照管也、韓公寄盧仝詩、原不滿於石温二處士、然温處士立朝、頗見風采、又不得一例待之、

所處地。歸輸（猶餽）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説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内。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册。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眞能以義取人。先生眞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

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注、出此句、猶葦山萬壑赴荊門也、

句似左傳、

或叙事、或議論、一路虚景、而總結以相與有成、所謂不以頌而以規、

祝辭四節、一節緊一節、前二是頌、後二是規、

飢其師、應上農不耕收、

沈曰、前一段祝、後二段規、以一語收之、非此便無力、

相與有成、一篇大主意、

金聖漢評、一篇純用傳体、為序、序之變也、

武曹云、凡賓主平日之賢、與目前主之能取人、賓之能自任、及後日主之宜、惟賓是聽、賓之不宜圖利於主意、或就從事口中講出、或就祝辭中講出、倶不用呆寫、此是實者皆虚之法、

温與石、其事同、其地同、其人品同、是人所窘於措辭、而公借石以形温、別翻出一篇議論、亦其多多益辦處、

分六段、首設譬喩起、次入題、吾字與篇末兩吾字應、

山陽云、士大夫之冀北也一句、全篇過渡處、警策在此、

次因空字生寂寞意、迤邐以歸私怨去、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名造、字簡輿、大雅五世孫、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憑○空○作○奇○語○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雙○到○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虚語矣。○入○句○正○喩○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儲○云○四○層寫空字○錯綜變化　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

沈曰、一段、暢發空羣意、正喩關照、

此一轉最妙、人多不識、所以致枯單、幕下士非文武不可、

此一轉入已、於致私怨最妙、

爲天下賀、應第四段、致私怨、是通篇血脉、爲吾一在上、

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鎭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

（應求內外無治二語）（應有力者奪之二語）

一在下、皆句法、聖嘆云、前憑空、以冀北馬空起、中憑空撰出每數人嗟悉、後又憑空結、以自己嗟悉、俱是憑空文字、
同人云、不數月、連拔兩生、發端一句、最着意、最擔斤兩、此處得手、已後更不費力、
疊山曰、文有氣力、有光燄頓挫豪宕、讀之快人意、可以發人才思、

意而序之。

是篇爲正喩夾寫之祖。蘇氏行文、每從此出。○造勑大金吾李祐違詔進馬。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膽落於温御史矣。造故矯矯有風裁者。若石處士、其後無考。未可以同論。

二疏是客、少尹是主、借客以形主、皆想像其情景、筆端翩翩、韓文之最妙者、

分五段、首是客、次是主、

呂晚邨曰、人疑古今之各有不同處、以為波瀾、正以見其同、

次以客形主、似不及遇病妙、

山陽云、遇病不能出五字、一篇好文章、實自此生來、

○送楊少尹序 楊巨源、新舊書無傳、藝文志云、字景山。

昔疏廣受二子、借古人作引。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傍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虛筆頓住。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借病作波。畫成虛境。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傍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

不落莫、原屬上句、用二否字、分作二句妙、撇脱盡、亦妙、次以主形客、客却似不及、古今人句、應前、終却撇脱二疏、轉妙甚、中世二句、照前不絶其祿、歌鹿鳴、鄕先生、別援古禮、古色隱然、是退之善點綴處、荆川曰、前後照應、而錯綜變化不可

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絶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又用反詰迴）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掉）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擧於其鄕、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鄕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鄕爲法。（此正發明楊侯賢處、莫作餘波看）古之所謂鄕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儲同人云、只楊與二疏不異一句、便了。憑空撰出不知楊侯去時、一段、又轉出不知二疏云云、奇幻

言、此等文字、蘇曾王集内無之、

山陽云、是在昌黎、蓋不經意而成者、終獨歩古今、任千百年来、文士歆艶摹倣、而總不能彷彿、

武曹云、以客形主、以主形客、彼此紐合、其錯綜變化、曾王集内洵無之、若蘇公則最得此法、觀六一居士集序文可見、謂蘇集所無非也

二不知相經、後不知更出意外、可發讀者妙思、

聖歎云、送楊少尹序、劈空忽請出二疏、又偷筆先寫自已病不能送、便生出無數波瀾、

極矣、要寫楊與二疏之同、反從未知其同不同以極寫其同、此種文心最有補於後學

前説二疏所有、或少尹所無、後説少尹所有、或二疏所無、婉轉迴環、無中生有。看破韓文勝人處只是翻空若沾沾粘滞實説、乃後人應訓文字而近代以此爲得體、可怪也

鹿門云。通篇全舉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此又別是一格。而其造語形容處。則又鑄六代之長技矣。

第一節。設兩可辭。殿以友人李愿居之一句。何等陡絕。中間三節。借愿口以敘事行議論。是一法。利澤以下。句法參差。

介軒云。突然入。

沈曰。文收詞帶六朝氣習。非公疎宕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

○篇述愿之言開一章法　此段　通

本色深於文者辨之、
上節句法參差、此節句法齊整、通篇不見題中歸字、却於此一節影畧見之、此亦一法、

上節句句皆斷、此節八句作一句、點不斷、皆可玩、
首段陡絶不繼、却以歌補之、
武曹云、爲人賢不肖句、只收伺候公卿之門一段、與大

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閒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此段上）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汚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此段餘波）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丈夫遇知天子、大丈夫不遇于時二句、相對照、

古韵可玩、

山陽云、此文有六代風習、雖不深於文者亦知之、唯其造語、依然昌黎本色、試抱六代文字来比較之、何人手筆得彷彿於此、是非深於文者不知也、

晩邨曰、渾然天成、不見斤斧之迹、昔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不下斷語間間成文又是一格（〇）西平之子李愬之兄亦名愿史言其以荒侈敗結納權近與篇中所述正復相反明非一人矣應必當時適同姓名而樂於高隱者公又有和盧郎中送盤谷子詩序作於貞元十七年西平子方官朝列詩和於元和七年西平子正擁節旄更非棄官高蹈者可知蔡

人謂唐無文章、唯此序而已、殆為嘆絕、

尚書聞之之言云然。附錄於此。

武曹云、東坡云、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予按宋朝諸名家為文、無有不自韓文出者、蘇公之稱韓公、至比之孟子、而曰文起八代之衰、謂之唐無文章可乎、且盤谷序非韓文之最者、何故獨推一篇、予謂此必非東坡之言、如萬石君羅文江瑤柱傳之類、皆安庸者托之耳、

近人或謂所難尤在設辞、歐蘇到此等處、未免帶俗、所以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直如說夢、嫌其駢語尚帶六朝氣、

此篇世俗所喜誦、驟視似俗套、然細玩之、古色隱然、豈世俗所能學哉、

意者、王生無可言者、故借其先世所著之書、以發之、同人云、不得志于世人、不得聖人、而師之、兩箇感慨、看他頓挫、直是奇絶、古人曰、有不足於醉鄕意、亦痴人說夢。

以醉鄕為名奇、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鄕記、（記係王績無功所作）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無得於聖人之道、則心未免不平）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天地）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道味）於其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可甘其心自平何須逃於酒以自遺耶）吾又以為悲醉鄕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鄕之後世又以直廢、（姓名不傳）吾既悲醉鄕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

結不脫醉鄉妙、同人評、將醉鄉記、抑揚評論、幾不解所謂讀終篇、知立言之悲也。醉鄉之後人既不振、而公力又不足以振之、序之結穴在此、

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收應有意無意入）

借醉鄉點染。中將阮陶顏曾校量一番、見得聖人爲師、其心自平、必不以不遇爲悲也。此行文最占地步處。離迷變滅、一片雲煙。

此與送許郢州序同意、而規諷于公處最含蓄、

同人云、起手突兀豪横、

分四段、首言刺史之尊、次言刺史之難、

同人云、榮字難字呼應、次入題、

贈崔復州序（復州今湖北沔陽州）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閭（閭胥黨正之屬）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繇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州在縣之上）、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上連帥之下有臨下事上之責所以難爲）、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頔）、崔君之仁足以蘇復

終入已、帝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當於此等文字、反復循環、推類以盡其餘、庶幾赤子得養於其父母乎、僧大典云、全篇言在崔、而意在于諷諭規切、有含蓄之妙、修辭者所當學也、

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遊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極言民窮斂急、見刺史之難爲、後轉到崔君之仁。又遇于公之賢、則難者不難、而復人可蒙其休澤矣。篇中有頌無規、而規即寓頌中、與送許郢州作意同、而作法又別、

韓文之極變幻者、以一鳴字貫穿一篇中、間生出善字假字、不得其平則鳴、不是一篇骨子、只是引起假善鳴意、
第一段、由物說歸於人、
巍軒云、通篇帶戲謔、讀者所當先識、不得已、鬱於中、皆變化不平、
第二段、生出假善鳴者、由人說歸於天、是一篇主意、

○送孟東野序　時郊爲江南溧陽尉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一句提起作局）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儲云本三叠文字于水一條獨帶三句便變）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一束）樂也者鬱於中而泄于外者也（肯綮）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造句）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前槩說人之言此）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

第一段、第二段皆以不平結、所以應篇首。
第三段、說其字粘上、而指天、
天假夔、夔假韶、故曰又。
說孔子、丁寧其語、其尊之至。
拈天字應上、故曰其弗信矣乎。
引臧孫辰甚當、昧者不知。
至是拆善鳴字。

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就入言中說判文辭、領起下半篇）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

又拈天字、將入題感慨、用一耶字、

曰始、曰不懈、言其詩日進、

又拆善鳴字、

又拈天字、已入題感慨、用二耶字、

三子者亦爲天所假、又三子二句、與不及於古者反、

山陽云起處不平

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陳隋衆作等蟬噪○眞大眼界

故作擒一縱

以入有唐○先入本朝

唐人中獨數六人、何等識力

次入東野本位

古謂三代

指郊詩中稍降者

牽及二人

進以不加不損之學文章歸宿

不平意

云云、是虛引、讀者誤認、以為一篇主意、故生雲霧、韓公本意、不在此、故結處不復拈出不平二字、此不幸云云、與不平自別矣、謝疊山云、此篇凡六百二十餘字、鳴字四十、讀者不覺其繁、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峯疊巒、如驚濤怒浪、無一句懈怠、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喜、

從物聲說到人聲、從人聲說到文辭、從上古之文辭歷數以下、說到有唐、然後轉落東野、位置秩然而出以離奇惝怳、使讀者河漢其言、其實法律謹嚴無踰、此文也○通篇表其文辭、末以所性分定解其中懷抑鬱、此竿頭更進、非餘波游衍可比、外間但賞其連用四十鳴字、猶皮相也

文僅百餘字。而感慨古今。若與燕趙豪儁之士。相為吐咤嗚咽。其間一涕一笑。其味不窮。昌黎序文。當屬第一首。

以千里之足。折旋蟻垤中。能不敗矣。非公孰能。

且想且疑。無限曲折。

山陽云。子長口吻。終一轉甚妙。

似頌似諷。無限意思。

送董邵南序　壽州安豐人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伏望諸君荊軻一流人）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時落鎮）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得辟士徵董生欲往）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樂毅去）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燕後不忘故國此言外意也　并諷燕趙歸順朝廷則董生之不當往更可知矣）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儲同人云。河北自安史以後。習於僭亂。公送董邵南。因稱古燕趙之士之美。而今恐不同風俗與化

移易所以譏切其不臣末復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古今二字是關鍵吾知吾悲知是俯仰呼應處

嗚咽馳驟既愛才亦憂國○韓公又有嗟哉董生行極言其孝行其人應不苟就者故作送行序以風之

疊山曰文章有短而轉摺多氣長者此序是也結處亦有感慨悲歌之意

武曹云勸其勿為藩鎮用而抗拒朝命是一層意勸其仕于王朝而為天子盡力是又一層意二意實相貫却借古為諷故含蓄不盡

又云弔望諸君只一句與下一層長短不齊且下一層明天子在上可出而仕將勸其仕于王朝意已說明而弔望諸君句却更含蓄不露又其筆勢相連實則兩層却似一層令人目眩

又云兩個為我一個放在起頭一個放在中間筆法變

山陽云古今送序此為第一苟暗記此文會其匠心可以化出送序千萬首

大覺已蹶時之論、而入齊生纔數語、只看他操縱如意處、

山陽云、與原毀同一俗調、

同人云、及道之衰云云、為當時貢舉避嫌而發、亦暗從禮運脫胎、

送齊皥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讐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疎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

極言似公而私之弊

又云、咏嘆推究病源、為歸美齊生地、

心之行有佛志之言、有內愧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虞受之詐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虖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猶汲引）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白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於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

又評、齊生以避嫌見枉、故此序極言避嫌之非古、末又說齊生之不怨其枉、以歸美齊生、結處倒捲、靈矯獨絕。

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以今日之言）（後日之公正、用以收卷全文）

送齊生下第。故力言避嫌之私。其實唐代取人。不盡然也。文之輕快流美。最利擧業。而於韓文中。為平調。

高在命意。故過此諸家。而闔闢頓挫。不失尺寸。
同人云。儒名而墨行。指柳諸人。墨名而儒行。指文暢意文辭。然亦非實説。只借此以發議論耳。
引用古言。自在如此。所謂使書如奴者。
荊川曰。開闔圓轉。真如走盤之珠。此天地間有數文字。通篇一直説下。而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説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説。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

前後照應在其中、山陽云、致多如是耶、結敍事起議論、又云、夫文暢浮屠也、一句、擲地有聲、晩邨云、夫文暢云云數句、然上起下、一篇最緊要處、又云、數個所以字、包含許大道理在中、誰謂韓公學膚淺也、第四節、正其失文暢者、親親而尊尊、順句、生者養而死者藏、倒句、

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册、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

誘進苦心

二帝三王所仰觀俯察者也

二帝三王所撫綏平治者也

三字作去文

蒙上

帝曰昌黎力排釋氏而爲浮屠贈言如此正原道中所謂明先王之道者也
第五節原第四節
第六節文意相承公却思得釋氏之說忽挿此一節然後文勢紆餘而不直切此是妙法
兩夫字妙懼物一句原二句是法
知而不爲二句應上拘其法知而不告人二句應上徒

喙仰而四顧（○固若禽獸○句）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造○句）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收○卷○前○文○文○暢○與○贈○文○暢○者○齊○俱○刻）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汪武曹云文暢徒見今日聖人之道之盛而不知其盛之所自由于聖人之爲之而傳之故告之以聖人之道使之知其所自

將衆人授贈之文撤開引入聖人之道以下約原

舉浮屠之説
結抑浮屠應首段
立二項
介軒評昌黎最惡
浮屠而送文暢又
不得十分貶斥乃
借喜文章三字得
間而入發出許多
聖人之道來可謂
暢所欲言
晩邨云此御導竅
當深觀其游刃之
妙蓋即納約自牖
之意非一概硬執
己法而強欲冠巾
之也

道之旨成文而語更道錬如原道篇古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云云此約以弱之肉強之食六字尤使人驚心動目也末收束前文一絲不走

魏黙深云二帝三王等語乃漢文陳詮宋儒宗之而得迂腐之誚公何必用此

此篇學莊子、而行已議論、
林西仲云、寓寄也、以巧智寄所事之技能、
山陽云、莊子外篇、往往有此樣起法、
夫字妙、
敘旭有二項、然亦非二事、故下皆照前一項、至于無象之然、照後一項、草木之花實、挿此一句、是法、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

爲旭有道一節、即前必於草書焉發之意、

況曰、爲浮屠氏說法、故言及此、若爲儒者言、又須去其利欲得喪、乃可入道、

結段、公到底不喜浮屠處、然輕輕道之妙、

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鬭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宅轉更不測

汪洋恣肆、善學莊子之文、亦可謂文中之顚矣、

文体如貫珠。只此一篇。開永叔門戶。山陽云。突然而來。倏然而止。韓文之高深不可及。觀此等文可知已。

晩村云。意必有魁奇云云。千里來龍。至此結穴。忽又茫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劈空而起）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絶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緜上開下千鈞筆力）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又借生）（物引出生人）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千迴百折而來此方折）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

然不見奇妙。
又云。本無題目。但
借山川地靈生發。
須說得靈活乃是。
沈曰。後果有濂溪
周子。生於其地
同人云。承大雅綜
高數句意。而出沒
變化如游龍。

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耶廖師郴人而學於衡山
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
本路又起一波　總不下一煞語言
耶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
盡而不盡
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來龍過脉結穴去路井井有條而後半出沒變化
使人目眩韓文中絕奇之作

通篇不及滕王閣中情事。而止以生平感慨。作波瀾婉而宕。

山陽云。未造觀而爲之記。自是難措手。乃因未造觀處生景情。結處亦因此悠然不盡。文情筆致。使人一讀十起。後人皆借此殘香賸馥。如東坡遠景樓記。學之而不至者、

同人云。莫之遂一層。不得過二層。文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側聞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絶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王勃序　王緒賦　今太原王公）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係官於朝。願莫之遂。（爲從事日作記）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内。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名仲舒）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

法變。沈曰。古人文何嘗廢稱頌應酬。但使人不覺耳。若平實敘去。便成俗筆。同人云。無因而至。二層。以新修爲題。而通篇皆言願見之意。至于此而後。插入題意。乃文勢紆餘不切直。操觚者所當知也。山陽云。前面是實。故兩点出滕王閣字。後段是主。故不

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

句法

儲云。就自敘因緣中。順手敘王公德政。後省多少補綴。即此可悟駕馭之法。

復点出閣名、收拾首段言三王者、

同人云、仍以願遊意作結、盡而不盡、

武曹云、作記之體、須要摹寫景物、身既未得到、故只於願見不得見上生煙波、

已無後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爲嘆、（總收上文）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餘波）如獲從公游、尚能爲公賦之、

總以未得造觀生情作態、此記體中別行一路法也、末段意言俱不盡、讀者徘徊賞之、

憤當世之丞不得盡其職、故借壁記以點綴之、而詞氣多澹宕奇詭、

人多謂、書序無如韓、記無如柳、而若此記、豈柳所能辨哉、

山陽云、此文在記文中、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不如是何以為昌黎、

後世之弊、學不可以為政、故極口贊其學、

同人云、用兩喟曰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叙事何滅史）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

轉亦跌宕可喜、見雖不能為而不肯不為意、敘景之際、不平之氣勃、蓋公能以不言言之、同人評、自我作祖、寫得入神、章句字色音味、無不精絶、武曹云、前賢謂此但說斯立不得盡職、更不說起壁之意、亦變體也、愚謂說斯立之不得盡職、正是記壁之意、

塞責、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千梃、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即以無事爲公事語妙）

末寫出從容無悶意、最占身分、○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科、未嘗屈也、屈字疑出字之誤、

此篇總在兩不遇上相感慨、山陽云、何蕃王承福二傳、非公文之至者、

太學生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禮部知貢舉開元中始）。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

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與其）不果留。（歸養備云接得超）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太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作一波轉下）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使人不失身是施於人）（位卑不能廣之天下故不流）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

同人云、留大事于論辨中、見倍超心有精神、俗子必以為開手第一義矣、

沈曰、言積誠動物、雖無位者、亦有利

澤及人、然終不如登高而呼者之易也、

同人評、法整而變、布置筆力倶高、此等文、公創調、亦絶調、

武曹云、李惠時曰、篇末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雖是推開說、實是收束通篇、見蕃之生平皆有待而能立也、

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指大得志者）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見士必取科名、然後能有所施、設以傳於世否則純孝仁勇如蕃、不如斗筲之夫徒工對偶聲律者爲有用也、末以川澤爲喩、謂士必待時而所施及遠、惜之者深、悲之者至矣。

以議論行敘事然非韓文之佳者山陽云通篇唯敘其言語故起手如此此學文者之所當知耳

武曹云史有二記事記言左傳記事也國語記言也韓集私傳二何蕃傳記事也王承福傳記言也其言有足警鄙夫之事君明君之不假易而民生之不可以媮則不可以無傳也然

圬者王承福傳

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議論從此）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吾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

而國史之所不得載、則義得私立傳也、

同人云、就本事觸發波瀾、

沈曰、予於朱門見亦屢矣、大約旁觀者、每逆料之、而享逸樂者、全不知也、

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句主意）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就操鏝上發出如許波瀾驕淫矜誇將由惡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古人兆已言之矣）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貴富難

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

同人評、人有以言傳者、王承福是也、詳盡流利、熟之最利舉業、又評議論本孟子、借圬者口中發出、便奇、

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作傳本爲收上）以喪其身者、（文貴富之家一段）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中間說得凛凛可畏、享貴富而無功者、宜奉以爲箴銘。○此史家記言體也。

設虛景摹寫工極古今其連翩跌宕刻畫司馬子長

佐禹杜撰

世傳羿妻而爲殷時亦杜撰既爲戲文不妨杜撰

筮辭押古韻詩祈父子王之爪牙靡所止居古牙吾通髦資與居書叶亦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

然、

同人云、結繩云云、大放厥辭、子厚所謂怪于文也、

終默不洩、滑稽、山陽云、此數句是描寫着力處、史傳

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之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從橫恣肆）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

不可無之、
唐絳州貢墨虢州貢瓦硯會稽貢紙故借名之、
王遵岩曰、通篇將無作有所謂以文滑稽者贊論尤髙古直逼馬遷、

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頴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頴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楮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頴三人者不待詔輙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姫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

同人云、以史爲戲、巧奪天工、
山陽云、公平生未嘗摸擬古文、獨此極力摸太史公、以其係戲文也、明人雖高文典册亦公然摸古、可謂溪分曉鈍漢、
又云、東坡羅文傳、猶覺懸隔千仞、何況他人、

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絶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眞少恩哉

游戲文字章法謹嚴後人擬作不直一笑矣○柳州云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引重者至也○魏默深云毛穎傳送窮文自得機杼不落漢人窠臼較之進學解勝一籌矣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蘖牙其間（唐室之亂自玄宗始）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莊重）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懾奔走（揚惠琳）率職明年平夏（劉闢）又明年平蜀（李錡）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盧從史）遂定易定（張茂昭）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

通篇次第戦功撰倣史漢而其辭旨特自出機軸其最好處在得臣下頌美天子之体
帝曰渾噩似誥銘高古如雅頌體裁宋鉅斷為唐文弟一
沈曰起大手筆必如此纔領得一篇文字起視張説作宋廣平碑猶凡語矣
晩邨云憲宗平淮西中興事業之大

者文如此起使有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之意、

沈曰、李忠臣陳奇呉少誠為三姓、李忠臣、呉少誠、李希烈、呉少陽為四將、

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部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同人云、揔一筆、別出相度有体、

又云、此類上三毫也、是文字傳神處、莫作閒語看、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維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以其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顔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

山陽云、韓公一生大手筆事、是平淮西碑、作碑、不可不叙當時諸將姓名、部署兵數、立有前後、乃借憲宗口中呼出、歷歷不漏、故不見堆疊煩瑣之病、又摸寫其英風鬚眉畢動、非必点竄尭典舜典也、數次呼度、以此錯綜作波瀾耳、細觀叙

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叙愬功獨詳）（丁士良○李憲）、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賊將董重質）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李祐）、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此賞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

戰處、見李愬功最大、曾公袖手收之處甚明、而昔凡歸功於皇帝之晰、直得体得實非諛於裴也、凡作文要識大體、此爲唐朝建、非爲裴爲李建也、
古韵

晩邨云、予家與文中子有家、皆唐字針線、

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馬總)爲工部尚書領蔡(即留後也)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肅代德順)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隷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鄰陰遣刺客

唯此一段、言蔡民悅、乃頌德所主、不厭反覆丁寧言之、悅。邨云、蔡之卒夫云云、極力寫既平

來賊相臣方戰未利（死武元衡傷裴度）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地名）軍士蠢蠢既翦陵雲（柵名）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語一折）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不沒李愬）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傳出太平氣象）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

後撫育之事、
又云、蔡平而海内震動、則中興之業成矣、
同人云、凡叛有數云云、文字得此一段、方有關世道、
結得妙、
晩邨云、憲宗平淮西、唯能獨斷與任相公、文亦極意於

令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
左餐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税、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
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
警各鎭恃淄青
李師道等尚抗朝命也
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
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
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
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
總收
明斷作結、見君相一德也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
坐以治之、

儲同人云、序如書、文如詩、李斯勒石、變詩書爲碑

此處敷揚贊美、可以垂法萬世、不媿典謨訓誥、縱於敘功稍失其平、所關亦細矣、
沈曰、彼亦奉詔而作、不必以此責之、惟體格既卑、敘李愬功、轉不明快、爲闊闊耳、
陳后山曰、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敘如書、銘如詩、
荊川曰、畢竟是昌黎第一作、

文者也、韓公此篇、復碑文爲詩書者也、○李義山詩云、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嗚呼盡之矣、段文昌以駢四儷六、蛙鳴蟬噪之音、易鈞天之奏、直不知人間有羞恥事、

記畔亂、記廷議、記命將、記戰功、記赦宥、記論功、而總歸於天子之明且斷、井井整整、肅肅穆穆、如讀江漢常武之詩、西京後第一篇大文字、○東坡臨江驛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文昌奉詔、作載唐文粹中、○舊史云、李愬不平、歸功裴度、愬妻唐安公主出入禁中、訴碑詞不實、詔令磨去原文、命

段文昌改作。又羅隱紀石烈士事云。部將石姓不平仆其碑。時廟堂無主。不罪仆碑之人。因命段文昌改作。今觀碑文中。愬部將姓名如史旻仇良輔李祐李誠義田進誠之類。一一臚列。理或然也。不然愬入蔡時。具櫜鞬迎晉公。以明上下之分。而此必欲爭功於文字間耶。羅紀似可從。○宋代汝寧守陳珣命工磨去段作。重刻原文。眞爲千古快事。魏默深云。有典有則。只合如此。

韓碑之最秀潤者、柳州之祀子厚、以其循吏也、故通篇止叙其政績與所以為神、而其名里履歷僅僅一二言於其尾、韓之老於文章如此、子厚韓之友也、而侯之柳民之辭也、山陽云、其事近於不經、故借民言述之、乃不失体、猪牛鴨雞等語、質朴不飾、真夷民口角、上皆泛言、至于此、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

叙其贖隷修孔廟、降靈三事是爲專迹、

我侯亦州人之詞、沈曰未死知死已死見形受侮行罰、非儒者立言體也、不必曲爲之說、

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常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

叙侯之德與政見理宜爲神

似騷、

鶴與飛、倒句法、

晩邨云、當與墓誌合看、即知廟碑之体當爾、

同人評、凄涼嗚咽、

先輩云、此非銘羅池神之文、弔子厚

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
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
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
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句法
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變在朝排斥子厚者公之神必不往遊也
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
秔稌充羡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
兮欽於世世

以死勤民宜列祀典中吾將死死而爲神三段似
非儒者之言劉昫貶爲紕繆者此也迎送神詞宛

之文也、信然、

然九歌宜朱子采附楚辭之後

韓墓誌中最工者、一時足配韓者、唯柳一人、故稱其善、諱其過、皆極盡意、山陽云、篇中諒柳心處、明白如揭、眞千古知己、有此一銘、柳可以瞑矣、介軒云、詳其始進、山陽云、文章是柳一生可傳者、故先提出之、然後及事業、又云、諸公一句、是柳禍根、非昌黎誰能言之、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曽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儲云、子厚有先友記）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

沈曰、名重亦是一累、苟非壁立千仞、罕有不入黨援者、士君子遇此等處須立定脚跟、

二例字、皆共諱過處、

介軒云、兩番說文事、

武曹云、此文以貶斥之窮作主、居閒益自刺苦云云、窮而自力于文章也、既至歎曰、此豈不足爲政耶云云、窮而自力于爲政也、

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王叔文黨。）得罪、例出爲刺史。（坐貶非人。故云例。後又云偕。）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在永州無政事故、但）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敍其文章與遊覽山水。）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此敍政。）衡湘以南爲進士者、悉以子厚爲師。（續日及文辭。）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於前文中獨提。）其召至京師而

名至京師、而願以柳易播、窮而見節義也、三青又歸重、在文章上、故後幅抽出、反覆發論、

介軒云、三番說文事、

山陽云、以上敍事業、然後及交遊氣概、遂趁勢下議論、見柳所以終於貶謫、

因發議論、六相字連下可玩、

沈曰、感慨欷歔、得伯夷列傳原原傳

復爲刺史也、（事言之、此左史法也、得此乃不傷於平直、）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中丞裴度爲夢得請、）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

之神、必謂當日子厚交遊中實有此事、亦刻舟求劒之說也、

此一段議論、因上論交誼、遂及此、以慰子厚之心于地下矣、

上曰相知有氣力、此曰有力人能舉之、皆顧上論交誼處、

沈曰、顧藉處成句、安溪相公曾辨之、公又嘗上鄭相公啟云、無一分顧藉、

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

心可以為証。○勇於為人不隱所短。其長乃見。近人文字語語贊揚。俱成通套矣。卒既見上。故此加子厚以三字。山陽云。三子厚字。如連珠。非此不得体。子厚竟得交游力。皆顧前處。山陽云。二人之事。非唯牽連及之。乃反映前禽獸的人。故結句云云。讀之愈知

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牽連及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志已詳。銘宜從畧。○真寒通韻。）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汪武曹云。前半敘其生平行事。後半篇一段是抽出顧以柳易播事。發論一段是揔上生平發論。行議論於敘事中。在昌黎諸碑誌文中爲變調。

子厚之失足於叔文躁進則有之。阿黨則非也。昌黎不沒其事。感慨惋惜在隱躍間。先表其好學。次

前面真有其事也、又云、史記合傳附傳体、鹿門云、昌黎稱許于厚處尺寸斤兩、不放一歩、

詳其政績、次述其交誼、而歸結於文章之必傳、噫鬱蒼涼、墓誌中千秋絕調

三世相識、故通篇以祖子孫三者成文、可謂退之於文、左右逢原、

武曹云、不敍其一事、只就三世交情上敍次感慨、

造語秀麗、韓文所希覯、

沈曰、此一段如圖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王名燧）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年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數語了正文）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

畫中着色、近人無此、所以日流於薄弱、俱成時文矣、

荆川曰、此歐文、黄夢升、張應之諸作之祖、

同人云、誌銘變調、嗚咽不勝情、然可助人達觀、

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髦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哭三世、用筆變換。）（意言俱不盡。）

哭少監、并哭其父祖、將三世官位、三世交情、三世死喪、層疊傳寫、字字嗚咽、墓誌中變體也。○北平王燧、子暢、暢子繼祖、暢為宦官竇文場所讒、暢懼、進宅、廢為奉誠園、白太傅詩謂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是也。暢之後有流為丐者、吳融遇於敷水。

作詩閔之。唐之待功臣。亦云少恩矣。昌黎作誌時馬氏已衰。文中不便說明。以含蓄出之。讀者須領於意言之外。○附録吳融詩。天地塵昏九寓危。大貂曾出武侯師。一心忠赤山河見。百戰功名日月知。舊宅已聞裁禁樹。諸孫仍見丐征岐。而今不要教人識。正藉將軍死鬭時。

匠韓唯柳、故知柳莫如韓、悲痛之所以至也、
起得突然、驚嘆之辭當爾、
當其生存出處關心、故聞其死、應作如是觀、
此轉是柳之所以爲柳、故每每言之、非知之深、豈推之若是其至哉、
子之視人、四句深惜其才、又以嗟嗟更端、以下專敘交誼、

○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珮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記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

音渉　文章名世　言放之山水間、俾以　言群小高飛

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服其文、悲其遇、而允其所託、懇懇勤勤、不負死友。

恐己不永年、不負所託。

山陽云、非我知子句、或以爲陰譏子厚、大非、昌黎意蓋謂不敢以知己自居耳、豈唯其時乎、柳之靈至今若生、

同人云、公於子厚、可謂死友矣、

帝曰、朱子曰、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於柳州、公其月自潮即袁、明年自袁名爲國子祭酒、此文袁州作也、故劉夢得祭子厚文有云、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其後序柳集又云、凡子厚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祭文蓋謂此也、

通篇情意剌骨、無限懷切、祭文中千年絶調、
山陽云、此文古今所稱、而余不敢以謂然、以其叙哀太絮、反不見其悲也、
武曹云、樊汝霖謂斯文蓋公所謂喜往復善自道者、在當時無對、予謂善往復曲盡此文之妙、
第一段歷叙孤苦相依、

祭十二郎文 公兄會無子、以弟介之子老成爲後、即十二郎也、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在董晉幕

寫聞訃情景、晩邨云方言死喪之戚、却反從己之衰老說入、悽婉之至、

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

又云、連用數矣字、與前乎耶字相應、悽切之至。以下兩轉尤不忍讀、

強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惝怳驚疑無定極）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哀痛時每有此情）少者強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

晩村云、去年書云云云、重理悲緒、或詰其致病、或問其月日、或告以後事、叢雜寫來、亂而自整、

歳吾之子始五歳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

又云、嗚呼以下、放聲直達其哀痛、眞所謂言有盡而情不可終也。
沈曰、人世本幻、故大悲大歡、倶驚疑爲夢。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歡也。文中一段悲也。又思念之極、則反無夢。如迫近耳目、則反不能聞見。此中自有微理。魂不與夢相接、此語千眞萬眞。

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直擧胸臆、情至文生。是祭文變體、亦是祭文絶調。

同人云、有泣、有呼、有踊、有絮語、有放聲長號、此文而外、惟柳河東太夫人墓表、同其慘裂、

晚村云、此等文、豈有法以為之耶、然文章到純熟後、隨手寫出、便能逹其難逹之情、情逹則法在矣、

○祭文誄辭、六朝以來、無不用韻者、此以散體行之、故曰變體、

山陽云、表佛骨而貶於潮、在庸人當氣沮文弱、一跌不振、而公倔強如此、所以爲昌黎、
晩村云、詞嚴義正、先將驅殺之意、森列在前、
同人云、原其由來、故縣一步、正逼重今天子處、
山陽云、以天地宗廟震動之、
又云、與刺史雜處

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猪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

○作○緩○勢○跌○出○令○天○子○高○山○墜○石○之○勢

○句○法

○提○撥

句、即見不兩立之勢、
鹿門云、前將天子、立大議論、此下專在與刺史爭土、
又云、仁至義盡、從來唯有驅殺兩法耳、豈獨鰐魚哉、
山陽云、昌黎每用疊陣坐跪法、
又云、不聞不知、有此一句、文乃不弱、

而鰐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鰐魚低首下心、伈伈俔俔、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鰐魚辨。鰐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鰐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鰐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鰐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

又曰、恨不以此筆作唐擊淮西檄文、同人云、先喩以義、總道其歸、末復懾之以威、武曹云、秀水閒居録曰、鱷魚之狀、龍吻虎爪蟹目鼉鱗、尾長數尺、末大如箕、芒刺成鉤、仍有膠粘、多於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擊取、齧猶象之任鼻也、又云、朱子考異曰、新舊傳皆載公此

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從天子說到刺史、如高屋之建瓴水、一路逼拶而來、到後段運以雷霆斧鉞之筆、凛不可犯○相傳明初鱷魚復來潮州、夏侍郎原吉令漁舟五百隻各載礦灰、以擊鼓爲令、聞鼓聲漁人齊覆其舟、奔竄遠避、少頃如山崩龍戰、至暮寂然無聲、鱷魚種類皆死於海濱矣、前後二公一感以誠、一行其謀並足千古、而韓公浩然之氣、尤不可及云○歐公作陳文惠神道碑、亦載其擒鱷魚、告以文而戮之事、可參看

文、初公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谿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公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湫水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患、潮州廟記所謂能馴鱷魚之暴者此也、歐陽文忠作陳文惠公神道碑、書公通判潮州、惡谿鱷魚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於市、告以文而戮之、其患并息、潮人嘆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爲雖異、其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

纂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巻二　終